

家国何处 不入梦

萨苏： 这片河山，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是我们共同的父祖之地。

北宸： “台湾，中国，两个都去爱。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的一个北京朋友这么告诉我。

萨苏： 民族主义，就意味着你要拥抱你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中华民族，包含了不同思想、党派和阶层的人，所以，当你拥抱这个民族，你就会学会求同存异，和怎样去接受思想不同的朋友。这，不正是和世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最为需要的东西吗？

北宸： 邓丽君的歌，有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找到归宿的忧伤。

萨苏： 和北宸这样的台湾朋友相处，这种人情味无所不在。

北宸： 危难的时候，中国从来不会缺少脊梁，灵魂没有死亡，它只是深藏在我们的心底。

ISBN 978-7-80741-993-8



9 787807 419938 >

定价：29.80元



迈克林斯走到他面前，对着惊讶不已的奥特将军说，他要把这张桌子作为礼物送给他。奥特将军又惊又喜，却还是不愿意不付代价地收取这份礼物。他搜尽钱包，掏出已经是自己全部积蓄的 40 美元，坚持把这 40 美元付给了迈克林斯。临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您为什么要送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为什么是送给我呢？

迈克林斯说，还记得你当初送走的那个想家的南军小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140 年过去了，美国人在一代一代地讲述着这个真实的故事，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镌刻下来：兄弟不再相残，国家不再内战。从那儿出来，我们驱车去了阿波马托克斯镇。新年假期，小城镇悄悄的，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冬日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镇口一块牌子，上面骄傲地写着：

我们的阿波马托克斯，是国家重生之地。

我们的这本小书，所期待的，也无非是两个普通人心中的那一份——我们的阿波马托克斯。

萨苏、北宸



日军联队长仓永辰治，在宝山外围的吴淞作战中被子弹贯通胸部，阵亡



在与增援宝山的中国军队激战中，尚未下船就被击毙的日军中佐支队长饭田

这一仗，宝山外围日军战死一个少将（联队长仓永辰治），一个中佐（支队长饭田），攻城战死一个少佐（大队长关口函），负伤一个大佐（联队长鹰森孝），两个部队长（大队长远藤和另一个不知名的中队长），中国军队只有一名魏姓士兵在最后时刻奉姚子青营长命令带全营花名册突围。

这个士兵带伤完成任务后，仍因“临阵退缩”被打军棍，被打的流泪，打的也在流泪。

那是一个国家危亡，我死国存的时代，无论左权还是谢晋元，都是中国人永远的丰碑。

你的爷爷当时就在宝山县任县长？！

或许他也认识姚子青营长吧？

带着这样的激动，匆匆连通对方的电话，不料她比我还激动，原来她根本没有想到她祖父守土一方的宝山，在抗战中竟是如此悲壮的血战之地。关于她祖父在宝山的情况，她只知道，在战斗开始前，老人家担心兵火殃及百姓，除了支前人员（大多是当地青年和医护人员）以外，将宝山县的居民和政府，迁到了月浦。宝山失守后，宝山的官员被隔断退入租界，他曾积极支持在租界里办报出刊，继续组织和宣传抗战。老人家和姚子青营长是否见过，却是无从得知的。

我想，如果是这样，那日方史料中，也应该有你祖父的影子。

凭借在日本的有利条件，我恰好在日军的史料中，找到了关于宝山之战的记载。于是，我说，你等一等，我翻译给你来看——也给我自己来看。

宝山苦战

(攻占吴淞炮台后)，宝山即成为下一个绕不开的目标，因为它与狮子林炮台和罗店镇构成了一个三角。宝山中预计有三千居民，我军（即日军——译者注）用飞机对守军投掷劝降信，劝其不要作无谓抵抗。但中国军队的回答是高射炮的猛烈还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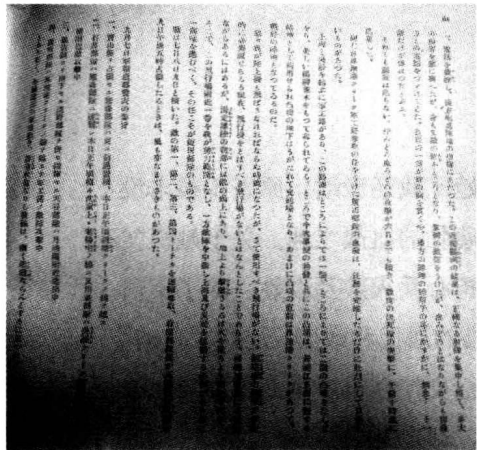
9月4日，从罗店镇出击的浅野部队，在攻占狮子林炮台后南下，从宝山东北侧投入攻击。与之相应，占领了吴淞炮台的鹰森部队挟其余威，也从南面开始进攻，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宝山是江苏省沪海道所属的县城，距上海约45华里，这一带以盛产棉花、布匹著称，实际上是一个轻工业小城。从军事角度看，该城扼扬子江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其城墙甚高，据说是防范倭寇时代所留。中国军队在城西利用池塘，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形成了城内城外部队相互呼应的局面。

我军（即日军——译者注）的攻击配置，则是以江上舰队的炮火、海军飞机的轰炸、登陆的炮兵构成立体化的火力打击，在狂轰滥炸之后，

对宝山县城发动围攻。

在这次激战中，令全军为之震动的是关口部队长（关口函少佐，死后特晋一级，步兵大队长——译者注）壮烈地战死。关口部队长前进到距战线500米的地方建立指挥所，用电话指挥后方的炮兵阵地。这种近距离的观测使炮兵命中率大增，给守军带来重大损伤。因此，关口部队长也成了对方狙击的目标，连中数弹，最后一弹将其胸部贯通。部队长伏在通信兵的耳边，似有话要说，仅说出“无念”二字来就死去。



日本陆军省报道部编制的《图文大陆战史》，关于宝山之战部分



沦陷后的宝山，所有居宅都已经空无一人

这正是友人祖父将城中百姓撤往月浦的结果。

这是一份乱世中的仁德。

因为，在攻城中恼羞成怒的日军，随即在宝山周围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宝山县志》中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血泪斑斑。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次撤离，城中的三千居民，或许都将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当时尚未发生南京大屠杀，很少有人了解日军是何等的残暴。

程婴和杵臼，一生一死。

作为文官的友人祖父，带着三千宝山人，走出血海和家园，走向了那个最艰难时代最艰难的日子，等待着他们的，是颠沛流离和挨冻受饿。

还有——希望。

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的存在。

宝山的幸存者，或许至今都要感激这个耿介的西北人呢。

我们无从得知友人的祖父，后来怎样回想当时的这件事。他终生似乎不曾再谈到当时的情景。

也许，老人心中，还会因为对日军的残暴估计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没能疏散四乡的村人而内疚吧。



永远的林旺爷爷

——一头大象的故事

有一天，北宸和其他的朋友提起，台北的木栅动物园有一头著名的大象叫林旺爷爷，是远征军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似乎说的时候还有些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于是萨苏给北宸写信了，因为他也正在看关于这头大象的资料——

萨苏给北宸的信

北宸：

对林旺爷爷我准备写一个长篇给它呢。日本这里的资料中，对它也颇有描述，甚至提到有日军骑着它前往前线给士兵送给养，一头大象既是可以送几百公斤的粮食、纳豆等东西的运输工具，也是唯一可以通过库芒山脉这样难行地方的交通工具。中间看到猴子还打了两个下来，作为附加的赠品给前线日本兵。中国远征军退往印度的时候，也打过猴子，腥臊不可吃，日本兵遇到同样问题，是附近村民告诉他们应该把猴子埋在土里两天，再吃就变成美味。

甚至还有一个掉队的中国远征军小军官，被当地长颈族招赘，组织了一个破坏铁道的大象游击队。

很快，北宸就回信了，似乎有点儿吃惊萨苏这个大陆的家伙也知道台湾的大象爷爷。

北宸给萨苏的信

没有想到萨也知道林旺爷爷。



头哈。)这样是有些失礼的事情。

萨文章里提到这几头大象懂得人类的语言,我想这是真的,因为那些曾经照顾过林旺的老兵来到它面前叫唤它的名字阿美时(林旺在缅甸的名字),林旺的反应很特别,会扬着长长的鼻子,显得很热络,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开心。

林旺从圆山动物园搬到木栅动物园的那天,沿途民众纷纷给予欢迎打气,那时蛮多人担心近70岁的林旺会不会受不了搬运上的折腾,结果到了目的地,货柜门一打开,林旺就冲到了展示场的壕沟(所幸没有受伤)……还有林旺在50岁那年动过直肠手术,从此对兽医非常不感冒,以后只要看到兽医给他检查身体,它就要喷鼻涕表示不满,脾气倔得很。

林旺还有生日呢,萨,你猜猜看,林旺爷爷的生日是哪一天?

公布答案:10月31日,动物园估算出来的,其实是刻意放在蒋介石诞辰纪念日,这天是我们那儿的假日,刚好可以让林旺爷爷与民同乐,很多人会在那天到动物园看林旺爷爷吃甘蔗大蛋糕。

动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情深,林旺的老伴马兰走后,林旺显得情绪落寞,过了三个月,也就跟着走了。

萨相信吗,林旺走的那天,许多老人、大朋友、小朋友都到动物园送这位老爷爷最后一程,它的房舍前堆满了鲜花图画卡片,许多成年人甚至频频拭泪。

台湾不是林旺的出生地,但二十多岁即来台“定居”的它,却早已是我们的分子了。

当电视台播出那些掉泪的镜头时,远在太平洋另一头的我,跟着为之动容。

有一种回忆,很单纯,很实在,不用看族群,不用查血统,却可以紧紧地把好几代人的心融合在一起。

老公和萨同年生,看了萨写的,有点想今年带小朋友去北京动物园,让他们看看爸爸小时候记忆里的大象、猩猩、熊猫,或河马……

北宸

信写完了,萨苏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写完。当然,他最终还是写完了,在文章中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完。

片反映了这批大象被俘的场面，不知道林旺当时是不是在画面之中。

假如林旺这次没有被俘，其命运则令人堪忧，因为日军的后勤运输是有自己特色的，在前线，他们通常采用水牛和山羊（甚至据说还有猴子）运送物资，目的是在物资缺乏的时候，运输者本身也可以被作为食物吃掉。在英帕尔战役中，同样是用大象运输物资的日军粮食不够时，确有杀死大象食肉的举动。

事实上，我是在查找这批大象的情况时，才骤然发现林旺的存在的。这头长寿的大公象结束了军旅生涯后，一直生活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直到2003年才与世长辞，寿八十六，创了亚洲象的生存纪录。

这样一头传奇的大象，让人忍不住下笔，我立即给《北京青年报》的尚晓岚编辑去信，说我有好东西给她，我要写林旺——那边一直催促我给历史版面投稿子呢。

结果，我却一直没有动笔。

倒不是懒惰，而是当我打开台湾的网页，查看林旺的资料时，骤然发现，在台湾很多人不叫它林旺，而是亲切地叫它“林旺爷爷”。

要是仅仅从战争角度写大象林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大象林旺的军旅生涯，还是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不过是当了“机关兵”，已经和打仗无关了。加入中国军队的林旺，待遇明显改善。这是因为，当时和日军在缅甸作战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已经全部美械化，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美制十轮大卡车和各种吉普车。工兵部队也十分积极，公路和输油管修得紧跟着一线步兵的屁股。如此大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原来的“民工”成了军中的明星和宠物。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和林旺

老远征军战士回忆说缴获的这批大象很是温驯，也颇让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子弟们大开眼界。他们提到的有趣事情很多，大多记录在大陆的政协史料中，也许喜爱林旺的台湾朋友还不知道呢。

缴获林旺它们的时候，也俘虏了多名缅甸的“象奴”，他们本来是为日军管理大象的，现在为远征军工作了。大象行进的时候，象奴坐在大象头顶上，手持一根形如钥匙的奇怪手



这是在大象林旺死前几天，捕捉到的镜头，让林俐芳（注：台湾动物摄影家）一生难忘

了，特地找她去拍摄。林俐芳回忆，当时林旺泡在水池里（注：林旺本来不爱游水，但是衰老而聪明的它却懂得利用水的浮力缓解自己的体力不支），不管工作人员怎么呼唤、拿食物引诱，林旺都不肯出来。

就在日落黄昏的光线下，林俐芳拍到林旺以象鼻喷水喷向自己的眼睛，表情细腻，似乎在享受着生命一刻最后的乐趣。后来还伸长鼻子朝向工作人员，就像是知道生命已走到尽头，依依不舍地跟老朋友打招呼。

应该说，看过这样的文章，我只好停笔了。

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写过林旺，回忆过林旺，想念过林旺。

感到自己下手，无论怎么写，都有抄袭之嫌。

写林旺的大多是成年人，每一个人都从孩子走过，从孩子走过的台湾人，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一个老林旺。

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岛很多年，在林旺辞世的时候，还是写它，怀念它。那种感觉让我很熟悉，又很亲切。

因为我记忆深处，也有一头一样的大象。

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工作，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回来总会听我说说家里有什么新鲜事——这些事情多半鸡毛蒜皮，无非是前院的蚂蚁搬了家，邻居的小义让马蜂蜇了头一类孩子眼里的惊天大案。反正，我不论说什么，妈妈总是听得那么开心。

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恍然明白，妈妈一年一度的开心，竟是用其他所有时间里对我的思念做底子的。

然而，有一次我却把这种鸡毛蒜皮一举发挥到国际水平了——那一次，我一见到母亲，就宣布新闻一样地大叫——“米杜拉长毛啦！”

妈妈愣了：“米杜拉？米杜拉是谁？”

米杜拉，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头亚洲象，前几天父亲刚刚带我去看过它。米杜拉是一个叫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因为米杜拉，我连这样复杂的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的老太太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当时还很小——当然肯定比我个子大。平时对巨型动物有点儿恐惧的我对米杜拉要感觉好得多，近距离观察一番以后，冷



萨知道吗，台湾蛮有名的陈文茜和将军的大女儿打小是好朋友，将军那时还可以在附近买买冰淇淋或坐在车里转转。陈文茜小时常常坐将军的大黑车——尽管那是将领级最破的公务车了……因为家里的长辈经历过“二·二八”，曾告诉陈文茜：哪个儿孙辈敢嫁娶外省人，就先把他剁碎喂狗！

但这不影响陈文茜和将军子女的交好，只是两个小女孩平日打电话聊天时，文茜常常语出惊人，说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话，让电话那头的将军女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深怕电话被监听，给双方带来麻烦。

一些蛮有意思的小细节，以后我把知道的慢慢说给萨听吧。

我最近还找到一张将军 90 岁时与舒适存老将军脸贴脸相拥的照片，两人都需旁人搀扶，那一刻两人心里掠过的不知是缅怀往日的荣光，还是感叹世事的无常？这两天我每翻到这张照片时，眼泪总是不由自主地汨汨而下。

可惜现在年轻一代的台湾孩子对将军的事迹，可能即便听过也不会记在心头吧。

想起小时候读的古今伟人传记。其实，这些传记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多少青史成灰的遗珠之憾呢？（都不能用“憾”这个消极的字眼了，有些“恨”了。）

关于远征军，我印象最深的是 2008 年看凤凰卫视“远征军”系列的“松山战役”一集。有位专门研究松山战役的史家赵先生，曾经三次到台湾找寻相关资料。一次在计程车上和司机聊天提到松山战役，赵先生说了句“你们国军当年那仗打得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曾是国军战士的司机伯伯坚持不收车费，直说：“小兄弟，我不收你的钱，难得你们大陆人知道这个，并肯这么对我说。”

这些国军到台湾后，大部分做的都是体力活，到老了，走不动了，拿着微薄的津贴度日。

记得祖父当年曾帮助巷弄里的几位老兵分配到较为宽敞的国民住宅，我知道这是从不收礼关说的老人家能尽到的最大努力。

萨，这也就是我想写这个系列的原因。

北宸说写，却没有马上写，但我知道她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很认真。在她的来信中，经常提到相关的内容。

北宸来信（节选）

对了，我昨天在图书馆，用可怜兮兮的目光从一人手里“借”回许获执笔的《百



这对夫妻与老先生盘桓闲话半日，起身告辞时，经过屋里摆放神龛的房间，老先生说这是太太拜佛所用，楼上还有一个，并转头问道：“你们信不信教？”听到夫妻回答并没有宗教信仰后，老先生轻轻地点头道：“我也没有，我，只信这里……”说这话时，老先生右手紧紧地贴在左胸上。

这位华发苍苍而仍不失儒将气韵的老人，是曾立下彪炳战功的孙立人将军。

这个真实的小故事，由故事中皮箱主人的女儿投稿，登载于1990年的《联合副刊》。那只成就隔代缘会的“陕西老牛皮”大箱子的主人，与将军为清华大学同一届的学生（那一届的清华同窗可谓人才济济，闻一多、梁实秋都与将军同届），主人的子女自己都不确定箱子是否属于父亲，将箱子一路颠簸载回高雄，找锁匠剪断了锁后，发现里头装的只是些寻常锅盘碗碟，几件早已发硬的衣物，一顶老式蚊帐，还有一对挽联，看到挽联上有长辈的名字后，他们才肯定这的确为父亲所拥有。

想来是将军昔日同窗来台时匆促间胡乱填装带着的，后来在将军府小住，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需用的东西，便留置下来，日后可能自己也完全忘了有这只皮箱了。

然而，在日后将军心灵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老箱子，将军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是谁的物品。在88岁高龄，终于能够有限度地跟故人通讯的时候，将军要物归原主，即使原主已逝，老将军也想方设法地找到故人的后代。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

这句话应是将军立世风格的最好写照了。

一直想写一些关于将军的事情，却不知该从何下笔，丹青难写是精神，以我这般青涩的笔触，只怕更是难以捕捉将军的精神于一二。

但越是无意地找寻资料，越是想动笔整理这些文字，除了将军的生平，战争中的一些照片与相关记载，总让我眼眶发热。

譬如这张两个中国兵排排坐的照片，由照片旁所附的英文注解，对照我所读过的远征军战史来看，左边的应是1942年先到达印度由将军所领导的新三十八师士兵，而右边这位应是由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廖耀



两位席地而坐的中国兵

运输任务，直至抗战结束，与美空军一同负担 650000 万吨的物资空运任务。

1944 年，12.5 万名知识青年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从日军占领地区潜赴大后方，成立“青年远征军”，其中志愿赴印度受训者，在飞跃驼峰航线后，前往印度蓝伽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

这些青年远征军随后参加了胡康河谷之战、密支那之战，并掩护盟军打通中印公路。

民族存亡之际，他们用双手没日没夜地在艰险的山脉抢挖公路；他们从没有任何飞行经验，到单独驾驶运输机，挑战“死亡航线”；他们从捧着书本的学子，武装成迈上战场，与入侵异族拼刺刀的战士。

在百死一生的当头，他们心里想的可是一家一姓，一党一派？

六十多年前，战争没有选择地降临，芸芸匹夫没有选择地救亡图存，而现在的我们对抛头洒血的他们是选择性地缅怀，还是选择性地遗忘？

孙立人将军，芸芸匹夫中的一个热血青年，也是曾经被两代中国人集体遗忘的一位民族英雄。

在台湾，知道将军生平的人实在不多，即使在少数纪念将军的文章里，我也曾看过让人啼笑皆非的“赞许”：“若不是孙将军训练的新军 201 师在古宁头之役（金门战役）的出色表现，我们就要变成‘中国人’了。”

写出这样字句的人，可知在 1923 年 8 月 17 日，这个搭乘“杰克逊”号考取公费负笈留美的青年，心中立下的志向：“无论如何，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青年的身上揣着一封父亲的亲笔家书：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朱晦翁训：弘为宽广，毅为强忍，汝性忠实，立志亦颇不随流俗，第规模狭隘，遇事非泄沓即急遽，皆才识不足之过，宜于宽广强忍下功夫。交友为品学成败大关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汝本中材，最易移染，慎之。

远适异国，所为何事？望时时于此着想。

慎寒暑，节饮食，惩忿塞欲，为保身要诀。今当远离，特训数语，携置案头，朝夕省览，以当命。

焕廷志 时年五十有五

逞后，采取太平洋闪电攻势战术奏效所致。而现今越来越多的资料则显示日本谋图中南半岛，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便已展开。

前侨务委员李国生先生曾于1940年代初发表《在缅工作三个月记》，其中提到：

“1936年一天清早，我们到著名的瑞光塔参观，忽然见到一个和尚边敲木鱼，边诵口号，我看那和尚的肤色、行动、气概都像个日本人，而不像是缅甸人，随即问同行的老侨胞才知确为日本人，而这样的和尚，为数并不少。后来得知日本的铃木医院跟缅甸土人联络极为密切，日本黑龙会在当地也相当活跃，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日本在缅甸的工作已经根深蒂固，一旦在此发动战争，敌人一定进侵，土人一定不战。”

前一阵子为了写《日据时代的台湾》，我翻阅了数本在日据时期受招进入战场的老兵资料，其中一位响应日本征召的台籍志愿军，提到他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入缅，后来在缅甸战争时担任交换手（兵营电话接线生），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同时担任交换手的缅甸本地女孩儿，个个日语流利，有几次甚至让从小说日语长大的他几乎以为电话那端是个日本女子。

做事如此周密，老早计算好的入侵步骤，在麦帅于1942年5月10日，溃败于赴印度的途中所记下的战败首因，或可窥见：

对英帝不满而愤慨的缅甸居民，日本人的积极性，英方对铁道通信的管理不善，英国重印轻缅的态度……

当时英国首相邱吉尔曾一再强调英印军统帅魏菲尔(Wavell)不应太暴露自己。

而从美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署长大卫·艾森豪将军的日记中，也不难发现第一次缅甸战争盟军战败的端倪（以下节选自Robert H. Ferrell的《艾森豪日记》）：

1942年1月10日

今天下午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议题：中国与缅甸。英国人怕别人占他们的便宜。

1942年1月17日



整个远东的情势危急，我的计划是把爱尔兰防区的换防搁下，这样可以凑一部分资源用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加坡和缅甸防线。



我们必须全力挽救这几个地区，但整个行动陷入停顿状态，1942年在缅甸渡河作战的英军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人力。

1942年1月27日

我们可能到缅甸已经为时太晚，必须像在锡兰一样拼命加速行动，英国人必须有所进展。

1942年2月5日

只有天知道我们是否能使缅甸这个地方不陷入敌手……英国人实在倔强而傲慢。

1942年2月6日

中国与英国合作起来，我们或许能挽救缅甸。

1942年2月22日

我们对缅甸、印度、中国这三个地方始终举棋不定，如今日军为所欲为，我们惊慌起来，情势将硬把我们拖进澳洲战区。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坂田样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一路由泰国侵入缅甸之毛淡棉北进，一路在仰光登陆，沿滇缅路攻击英军。英军不能抵挡，节节退败，终于接受美国的建议向中国求援，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派出远征军赴缅。

1942年，日军第十五军底下的四个师团向缅甸进攻。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的三个基本目标：

- (一) 确保中国西南边陲之防守，防止日军由此入侵中国大后方。
- (二) 保护中国经缅甸至外国之陆路交通。
- (三) 应付日军对缅甸的威胁。(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此目标实难如愿。)

没能突破日军的防线。

根据中英两军的协调（孙立人将军与英缅甸军第一军团长史林姆的君子协议），决定在19日拂晓发起攻击。英装甲七旅所属皇家坦克二营C连10辆轻型坦克和炮兵连4门25磅炮附属中国军队行动。刘放吾团长率第一营、第二营、师工兵连及英军坦克队为右翼，由大桥两侧偷渡至南岸，攻击白塔山南麓公路两侧日军炮兵阵地并以一部伺机攻击部署于白塔山阵地上掩护敌炮兵的日军214联队第三大队；左翼第三营在营长张琦指挥下由老渡口偷渡至南岸，在早前潜入501高地的师搜索连、工兵排、谍报队配合下，向日军214联队第二大队据守的501高地进攻。

19日拂晓，113团及附属部队涉过宾河，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右翼击破敌炮兵和214联队第三大队，敌214联队第一大队一部来援，也被击退；左翼攻克501主峰和四周敌阵，营长张琦阵亡。中国军队两路齐胜，占领屯冈，解救了被俘获的英后勤部队和十三旅官兵，并与突围的英缅甸第一师部队取得了联系，解围成功。

1992年，仁安羌之役50周年，孙将军已辞世，而当初的英美盟军并没有忘记50年前的日子。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刘放吾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2年4月初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再三感谢时年93岁高龄的中国抗日老将军刘放吾（新三十八师113团团长）于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

1992年6月10日，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致函刘将军：“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持，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1992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致函刘将军：“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台湾“国防部”在半个世纪后，也给这位老将军补发了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刘将军与孙将军皆是性情敦厚、淡泊名利之人，对于中国自清朝中叶以来在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

——日据时期的台湾

很多和台湾有关的题材，在大陆都会引来注视的目光，《海角七号》这部电影，一不留神也成了毁誉参半的焦点。于是，北宸的来信中，也提到了它。

北宸的来信

萨：

前晚看了《海角七号》，一开始不太喜欢，觉得剧情乱乱的。

但后来看到北部的开发商与南部的镇长，对着美丽的恒春景色说：“我们不要再分你的我的，这是我们大家的。”

眼泪就不听使唤地流下来了。

后来不停地因为剧情里面的一些小细节而感动，这部影片主要是讲族群融合（本省、外省、原住民、客家人），看完不禁让我想到几个月前马、萧的竞选短片。

从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日本的痕迹，但我想那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出生在 1930 年代，从出生到十几二十岁都说日文，又怎能对自己的过去选择失忆呢？

这些长辈的儿女子孙不免受到日式教育的影响。我有一些女朋友都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说实话，她们优秀的家务能力，时常让我感到汗颜。

我们的大叙述是日帝的野心与残暴，但怎么能要求所有身处于其中的个体必须建立同样的历史回忆呢？

这部片子对大陆朋友来说，可能确实看到不同的方面了。大陆朋友对影片里的日本情愫感到不舒服，而看不到影片主要强调的是台湾的族群融合。而昨天胡锦涛先生的全文里，提到了台湾主体意识并不等同“台独”意识，我觉得这一点



至高出了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连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都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因为寡不敌众，没有后援，台湾的抵抗失败了。但以务农为主，退无死所的一般台民组成抗日军开启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游击战，直到1902年，台南“福营中军左营管带”林少猫部才最后覆亡。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是台湾平地（此后抵抗日军的重心转入高山族地区）最后一次武装反抗，也是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次。它的领导人余清芳以神佛崇拜联络民众，宣称：日本人在台湾只有20年的时运，到了大正四年（1915），来自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应当起来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人。



台湾的高山族原住民

这次起义不幸失败，祖国的大军当然也没有到来。8月22日，余清芳被捕。整个西来庵事件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达三万人之多。

从1895年到1915年，经过20年的武力抵抗，台湾人民到此实在无力继续反抗，但他们流的血论述着台湾人怎样为了保住这份故国衣冠曾拼死抗争的故事。即便在武装抵抗失败后，台湾人依然顽强地坚持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人敬天祭祖的习俗，与敬老尊贤的观念，即便在日据时期，也从没有中断过。

我的这位朋友最后说，如果大陆人只知道陈水扁和李登辉，而不知道台湾也有丘逢甲、徐骧和吴汤兴，那对台湾人也是不公平的。甲午失台，此中国负台湾，非台湾负中国也。

这批照片中为数众多的图片显示，尽管面对日军的高压，台湾人民依然在文化方面保持着强烈的中国特色，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人对故国的思念和寄托。

我们曾一度将牌坊统统称为“封建糟粕”，实际上从当时的历史意义上说，牌坊这一类建筑是一种教化的象征，对普通民众有着重要的影响。杨小楼在抗战时期拒绝为日人演戏时说道：“总不能唱了一辈子的忠臣良将，贞妇烈夫，最后在日本人手里讨饭吃。”由此可见这种深入民间的教化，有它深刻的意义。